

現代主義陰影下的 鹿城故事

彭瑞金

「人間世」收集了李昂的「人間世」和「鹿城故事」兩部系列小說。「人間世」以近似D·H·勞倫斯的所謂「成人小說」轟動一時，「鹿城故事」則又以鄉土風格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兩個並排的系列儼然是代表李昂不同時期不同信念下的不同思想。在外貌上我們或可同意兩者各具風姿，但在內涵上却難否認李昂慣於追逐文學風尚的傾勢。

第一個理由是，早期她迷戀佛洛伊德、存在主義，醉心意識剖析的時候，正是西方現代文學肢殘理論統攝我們文壇的時候。李昂一頭墜入，在困惑迷惘中著實「痛苦」了一陣子，但真正使她轟動的原因，還是毀譽參半的「性」；反之，由於囿於學說的羈絆，本身特有的敏銳並沒有絲毫的伸展。其次，當「回歸鄉土」的口號被喊得漫天價響的時候，李昂又毅然回到她的鹿城，及時抓幾個記憶中土頭土臉的人物鄉土一番，還未來得及細心體認鄉土的意義就成了鄉土作家，當然李昂響應鄉土的熱忱也就適成為對鄉土文學的揶揄。

李昂才情不俗，這是支持她衝衝撞撞的最大本錢，但因為過份迷信文學主義的領導，對文學本身縱橫

兩面欠缺完整的體認，因之不管是寫「混聲和唱」的李昂，抑或寫「鹿城故事」、「人間世」的李昂，都可以看出對橫剖，縱剖皆缺少磅礴的氣魄；在一個特定的橫斷面上，完全不顧及事件的縱深時，李昂頗能將內在潛藏的苦悶做精彩的鋪陳，但因為過份服膺一種主義的範疇，不免被圈囿於苦悶象徵的象牙塔裏。

例如，剖析意識的心理分析手法，原本是主張：人內在心靈的複雜、多樣，遠勝過反射在外、一目可以瞭然的行為；威信人的內心是一塊待開發的神秘領域，因此企圖展示這更為繁複的一面，是其所奉持的信念。但李昂的「人間世」，一個系列推展下來，除了應和西方社會性解放運動的狂飆，以為性的解放是人類救贖之道之外，這一系列的文章却可用簡單的一言以蔽之曰：孤立的苦悶宣洩。由於我們的社會過份封閉，「人間世」的出現，大膽細膩的性行為描述，成為大眾注目的焦點，也使李昂獲得作品成為「成人作家」的皇冕，「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翻版」。然而，導源選擇「性」做題材，李昂所要表達的——現代人生活中的陰影，反掩翳不彰。

其實，這不能指責讀者的低能，「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為「藝術乎？色情乎？」纏訟經年，結論依然曖昧，何況「人間世」大部份篇幅都以性意識為主幹，讀者惑於性的震盪，又豈都能細心深究作者內心呼喊的、想要人知道的是什麼？「我想我們不會作錯，校長、教官、老師有他們必得維持的原則，父母親也有他們的條理，誰都沒有錯，也不能歸罪。然而，我們都受到最嚴厲的處決，又怎能說毫無過錯？但這罪責又該由誰來負起？我不知道。」（人間世）。類似這樣的呼喊很多，但都不太顯眼，這不但是李昂早期寫作信念的延續，也是透過性描述的花招想要展佈的本意。但本末倒置，由於受到現代主義陰影的牽引，本旨往往被掩藏在陰暗濕冷的角落裏成了衰疲的呻吟。譬如，「訊息」裏除了寫新舊道德標準的折衝之外，對功利社會的桎梏、時代青年的盲惑：；都有或多或少之質疑。但寫到小哥和陳姓女孩的「分別」時，「小哥極愛乾淨是事實，可也從不曾一天裏沒什麼事洗兩次澡，那早上起床後小哥淋了浴，然後一直在有冷氣的房子裏，下午臨出去赴約，又洗過一次澡，而且向我詢問過一條滿是黑色咖啡館與旅館的小街道座

落的方向。」手法精明細緻，却只是爲了導引「性」的意識，往往就遮去了前段的心血。這大概就是「人間世」出現之後，鮮有人注意李昂刻意奉行現代主義著重的「技巧」表現，而風馬牛不相及的大事展開「大學女生性意識」的討論抨擊的原因吧！至此，李昂「名」至而「實」不歸，又謂之奈何？

事實上「混聲合唱」階段的李昂，雖然因醉心意識流的心理剖析，而陷入未成熟的哲學信念中糾葛不清，但却能抓牢孕育其內心形象的鹿城古文化。所以「紛雜衆多的夢魘的宗教」和「邪巫神秘的部份」造成她心頭拂也拂不去的陰影，稚幼的心靈中也印上一種不太真實却又感覺得到的巨大而煩悶的迫害，使她驚懼徬徨，做著無謂的掙扎，用的刀子是現代主義明晃晃的進口貨，但剝的是古老而深邃的靈魂。因此，近似怪異的神秘色彩和冷峻的現代主義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鞏固了李昂的處女王國。

即使只是不太成熟的吶喊，或說是呻吟，但黑暗中我們看到的是一顆不斷掙扎向上的靈魂。所以早期的李昂雖然做了現代主義的俘虜，但我們看到的是混濛中揮斧舞鑿的動人景象。也許黑暗中最急切需要的

就是光明，李昂一手打破神秘沉悶而又陰暗的囚牢走進「人間世」朗然無遮的赤裸世界，以佛洛伊德的「性」單軌詮釋繁雜苦悶的人生。固然，新開拓的境界予她的作品帶來另一番清晰明朗的景象，姑且不論性與愛的討論是否有助於現代靈魂的解脫，但捨了性就不成其爲人生的答案，却表示李昂對困擾其甚久甚深的人生謎題過份潦草的敷衍。或許以性愛是否道德出發討論「人間世」是一種根本的誤會，除此之外李昂或者另有玄機，但李昂却没有盡責的交代。從「人間世」系列的五篇作品中，最後一篇也是最失敗的一篇——雪霽——看來，由於缺乏明顯的性愛骨幹，主題就顯得十分模糊。可見抽離了「性愛」，這五篇小說就空無一物了，我們實在懷疑，早期潛藏在李昂心中的夢魘只是「性」的苦悶？到此，我們實無力替李昂辯解她完全投降於性說的事了。問題是爲了尋求「開朗」因而輕易委身一種單一的人生解說是否是作家良心的抉擇？

急於逃出陰暗的夢魘，李昂在「人間世」覓到了出口。的確，「人間世」的李昂展示的是比較明快真切的角色，但若果選擇「性」以外的任何出口，我們

咸更相信可以替李昂洗清撫拾西方文化垃圾的不友好輕蔑。的確，早期困窘著李昂的強大陰影，對她年輕待成長的心靈是一種急著要逃避的擠迫，但又何嘗不可看是一種試煉？李昂選擇了規避是錯誤，何不選擇承當？尤其不該強求撮合地規避在性解放的陰影裏只求自了。其實，「混聲合唱」時的李昂由於滿懷憧憬，滿懷疑慮，雖然無力肯定什麼，但仍抱持熱心的探索和誠敬的態度。而後好比自己揭去夜衣，予人李昂的玄虛不過爾爾的感覺，一切也不足觀了。人間世系列的五篇當中除了「性」以外，李昂的確還有許多塊壘未平，幾乎每一篇都或多或少延續了深沉的控訴，有屬於個人的，有屬於社會的，尤其是「訊息」和「雪霽」兩篇，作者也許本無意把它寫成「成人小說」，處處別都有見玄機的吐露，但或歸諸敏感而保守的社會，或歸諸作者握持得不堅定，終又淹沒在性的洪流裏，當然最可惜的是淹沒了李昂的尖銳觸覺。「人間世」的失敗顯然是受害於肢零的現代主義，缺乏縱深和廣幅，僅係人生草率的選擇。

李昂是有所探求的作家，但顯然性解放論並不是她恰當的出路，其實，這完全是她生吞活剝現代主義

造成的不當。而從所謂響應「鄉土」的「鹿城故事」中，我們就更可以看出李昂避開了陽光，躲入了陰影的不是了。

九篇的「鹿城故事」由於太過「急切的想重覓回鄉土」，以致「對家鄉一種個人的新的認知」，只是一種未能企及的想望。回歸鄉土，「是否自覺屬於它」的消極認定是不够的，古老而綿延不已的文化尤其不能用割取瑣碎的事件和順手撫拾的片段來代表。其間最大的誤會是李昂錯把「鄉土文學」和「現代主義」一樣，當成文學的一種派別，以為仗持熱忱就能剷鏖得及。因此，她只是嘴裏說著：故鄉是「主角在流浪得疲倦後，有一個可以回去安心休息的故鄉」，是「當為纏纏結結的各種人際關係及其他紛雜的事情糾纏得十分厭倦後，我至少還有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另一方面卻又緊緊裹住自己的傷痕，以所謂知識人高高在上的姿態，帶著幾分便是塗抹上的都市文明的驕傲，描寫「鄰座婦人公然敞開胸膛餵乳，沈睡中的老人張開滿口敗壞黑牙的嘴，唾液直滴流到衣服上，貪圖舒適的男人脫下鞋子，把腳擱在前座椅背上，年輕的車掌罵著聽了都要臉紅的髒話。」純樸的鄉土，

豈經得起這樣的揄弄？在外面受了屈辱的孩子回來鑽進母親的懷裏哭泣，不念自己的眼淚弄溼了母親無辜的衣裳，却怪起母親為何不用香皂洗澡而有了怪味。所謂鄉土也者，也只是虛晃一招。

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後，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麼李昂只能從細碎的片段中捕捉到陳西蓮、林水麗或她們的母親們，非鹿港非鄉土的人物了。正如陳映湘「初論李昂」一文中所謂的「她們擁有的僅是一長段無聊、瑣碎、可笑的『愛情故事』」，「是無法為鹿城從輝煌演變到敗落這段時期做任何的見證」，李昂所做的，正和所有誣蔑鄉土文學的論調一樣，鄉土成了鄉下，誤為只要正視土生土長的人情事物就是應和了鄉土的基調。也因之，陳西蓮或陳西蓮的母親，這未受鹿港風土浸漬的人物也能成為鹿城故事的主人。尤其是陳西蓮的母親——「可怕的果決，她不顧眾人的反對，即刻乘船到日本，想澄清這件事，丈夫承認了與日本女子的關係，然後，究竟發生了些什麼，陳家的親長誰也不肯多說，總之最後陳西蓮的母親提出離婚的要求，在短期間和丈夫談妥一切條件，甚至分好了一份她該得的家產，才又飄飄盪盪的回到鹿城鎮。」除

了籍貫上是鹿港人，這一段描述說是「鹿城故事」，不如說是新女性的覺醒更恰當。當她「踏出陳家大門，她已下定決心與所有陳家的親戚斷絕關係，即使作乞丐，也不到他們家門口行乞。」憑着這口氣，熬過許多歲月，甚至熬破了一樁聯親，這樣的堅毅，與鹿城無關，與古老的鹿城尤其無關，至少李昂未能把它寫得與鹿城有關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像這樣的故事若非總題標着鹿城，我們實在一點也不會聯想及鹿城，這豈不是顯然的缺失？

提及出生鹿城的另一個新女性林水麗，「鹿城故事」的「鄉土」就更值得懷疑了。「鹿城」僅只是她出生、學舞的地方，十幾年來，在鹿城，除了還有一筆「可觀的遺產」值得繫念之外，就是「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也够不上。我們實在找不出林水麗或林水麗的藝術可以和鹿城相繫的地方，可是她也是鹿城故事的主角。這樣的「鹿城故事」只應被列為街坊巷弄茶餘飯後的閒話，不應冠上鹿城的標記。我大膽的假設，李昂的的本意也許是想把水麗寫成離鄉背井、受了傷、急流中湧退、需要休息的浪子，這本是工商文明打擊古老城鎮中一項可資紀念的過程，可惜李昂只

把水麗寫成無根的浮萍，一點也不是鹿城故事。

若果說：「『色陽』無疑地是第一篇真正的『鹿城故事』」（陳映湘：初論李昂），那麼「蔡官」也就可以算是寫壞了的「鹿城故事」。若果說「色陽」的一生映襯著鹿城歷史的盛衰，那麼蔡官種種恰是串連了鹿城現狀的點點滴滴。不過非常可惜的是李昂關心蔡官的門閥遠甚於蔡官本人，充其量蔡官只成了鹿城頹垣的一瓦，而不是鹿城文化的異樣結晶。敗落的舊時王孫固然有其身世的心酸，又何嘗不就是社會蛻變的影子，李昂不會不懂這種道理。李昂塑造蔡官這一號人物——「以她生活中許多累積起來的歲月與經歷，成了鹿城鎮廚房後院的良心。她有那樣無可非說的過往，她可以正當的高抬起頭，言詞嚴冷肯確的判決一切是非，議論她認為敗德的私隱。」很可以是一「鹿城故事」的中堅，但因為流於細碎情節不關宏旨的放縱描繪，若非這一段迫不急待的表白，我們還可能弄不清李昂要蔡官扮演什麼？若果李昂能將這一層意思成為小說的主幹，就可以寫出真正的「鹿城故事」了。

「鹿城故事」無疑是一行極不齊整的系到。由羞澀的鄉愁到鄉土的認知，是一程幽暗的摸索，如果李昂要寫真正的鹿城，應該擺脫現代主義的牢籠。若儘只是一股思鄉的情愁，夾在同歸鄉土的熱潮，只怕想及的只是「吃點心」和「農曆」。

我以為李昂寫「鹿城故事」至少有三事未先辨明：第一，故鄉不就是鄉土。李昂誤以為任何片段、零碎的回憶都能引發縣長的情思；任何蒼老的故事都是古城的寶藏，於是一幅幅都只是取樣的街景。真正早期困惑她的鹿城深邃的一面，並沒有任何交待。這和誣指方言、農村、愚昧、落伍、蔽塞就是鄉土的批評一樣，把「鄉土文學」當成一種「技法」，而未能真確體認鄉土再認的意義。因此，古老不古老並不是「鹿城故事」的要項，最重要的是從鹿城的現狀或殘存的遺跡中，察覺他們遠古以來生存的秘密，進而洞燭人性之常。平心而論，李昂也許有意把陳西蓮、林水麗寫成鹿城受到近代文明衝擊後轉變的痕跡，但由於現代主義的影響，却成為單純的愛情的凋謝事件。事實上，滋養一個人羣的生存的，是土壤、是空氣，生命的意義也應在看不見的社會結構異動中去仔細辨

認。

第二，刻畫鹿城，應是理性的剖析，而不是感性的愛憎。從鹿城故事的第一篇「辭鄉」，就已註定李昂要繞一個大圈圈才能回頭找到「蔡官」和「色陽」。不管是出自凋零的感傷，抑或熱愛的擁抱，如果從「感性」出發，即使「四處找尋」恐怕也只是「耀眼光芒」，終無法觸及鹿城的秘密。在「鹿港、鹿港」這一篇好像是「鹿城故事」的後記裏，我們知道李昂寫「鹿城故事」是出自鄉愁的繫念和愛鄉的情懷。然而錯綜複雜的鹿城，今天的現狀已是古老文明和現代文明媾合多時的神秘面貌，要想說這個古老久遠的故事，除了「感性」的熱情為動機，所以能予以仰仗的還是理性的剖析。李昂自己也承認「要能體會鹿港特有的魅力，必需在長久的居住，對它了解後才會產生。」（鹿城、鹿城）。我們不能說李昂沒有這樣的認識，但不幸隔了一層濃濃的鄉愁，以李昂的銳利仍不免走了這一程冤枉路。尤難令人瞭解的是和「人間世」犯的同樣的錯誤，愛情故事豈能涵蓋全部鹿城的興替？「使創作成為唯一情感的宣洩」（混聲合唱後記）是不够的，歷史可以靜觀，小說却應負予積極的認

知。

第三、認知不在褒貶。做為一種「文化」，鹿城應該可以自足，不應採取較高的姿態，自認卑屈地從鹿城的蔽塞又否定了自己對鹿城的情感。長大後的李昂一定也知道存在主義、佛洛伊德不是西方哲學的全部，自然，心理分析和意識流也不是西方文學的全部；同理，論詩、五經、甲骨、陶瓷並不等於中華文化，非議「小脚」、「姨太太」並不能傷及中國的自尊分毫，作家有意選擇一塊特定的地域以觀察人羣活動的軌跡，本來是所謂鄉土文學作家一項比較謙遜踏實的出發，如果只是基於互相屬於的血緣牽連，愛它的古老，却自卑於它的蔽塞，這樣的羞澀態度是無法認清所謂鄉土的真實目的。這實是囿於名詞的禍害，也許不預存寫鄉土作品的念頭，李昂還能很冷靜地把她生存過的地方、熟悉的部份事實，自自然地表達出來，呈現鹿城部份的真實（多少，端看作者的表達能力）。可惜預存了鄉土的念頭，就容易就遇上了不鄉不土的另一層意念。因此，鄉土的、非鄉土的意念不斷交疊，有時候，她愛得要死、想念得要死；有時候，又自卑得要死、厭惡回去。愛惡既生，就很難記

得真正的鹿城是怎麼樣了，也由於陷於情緒的陰晴中，更難能對整個鹿城從縱深、廣幅兩面做冷靜的剖析了。李昂費了很大力氣握住的「鄉土」也無可避免的，又從她的手上溜去了。

從佛洛伊德到鄉土文學，李昂快馬加鞭一口氣趕上了兩大潮流，顧盼之際，容或有一份後起之秀的自雄，但賣命的奔逐，我們却可看到她年輕的文學生命由於欠缺培本固元的功夫，正呈現透支過多之後的衰疲。李昂透出的光芒耀眼四射，但她自以為是的超越凸出，事實上却永遠慢人一步，只是跟在一種風氣之後。長此以往，在上一個潮流和下一股風氣之間，李昂不免要不停地疲於奔逐，要非有一二層出不窮的怪招出手，就可能被波流汨沒。以李昂光芒的才華，實在不是不能開創新的局面，但是在上一個主義和下一個主義之間，李昂完全無暇停下來思索、拿不出自己的主意。所謂作家的風格，不僅只是筆法的特異，說是「思想」也許籠統些，就說是對人生的認識吧！一定不能抄襲別人的樣本，否則又從哪裏去尋覓創作的源泉呢？

徵

一、配合洪建全視聽圖書館遷館及本社遷址所舉行的一系列慶祝活動，我們訂於十一月上旬舉辦一項「三十年來中文雜誌創刊號展覽」。

二、誠懇向讀者徵求各種雜誌的創刊號，包括已停刊或仍在發行的，我們當妥善保管，並於展覽完後掛號原璧奉還，如有任何缺損或遺失，本社當負賠償之責。

三、請逕將該等雜誌掛號逕寄本社發行部，或先來函連繫。

四、謝謝！